



太湖风光 朱天羽 摄



森林之眼 黄海国家森林公园 朱天羽 摄



长江诗行 朱天羽 摄

编者按:为赓续红色血脉、感悟运河城市时代新貌,淮安区委联组策划、周密部署,组织区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文艺评论家协会等所属协会的文艺骨干,奔赴江苏各地开展主题采风活动。文艺工作者们探访了红色圣地,在泛黄的文献与斑驳的旧址中追溯先辈足迹;驻足运河明珠,见证古老水路焕发新生。他们以脚步丈量历史厚度,以心灵感悟时代温度,从历史与发展的双重维度汲取创作养分。经过深度挖掘与精心构思,创作者们用文字镌刻信仰丰碑,用笔墨晕染运河风光,以镜头定格生活图景,将满腔热忱化作动人作品。现遴选部分佳作予以刊登,邀请读者共赏红色精神的传承之路与运河水韵的时代新篇。

自由的觅渡桥

金 矿

瞿秋白纪念馆由旧祠堂改建而成,面积不大。门前曾有小河流淌,河上那座桥,名曰“觅渡桥”。右侧便是觅渡桥小学。“觅渡”二字,让我这民俗文化人顿生神圣与诗意——觅渡,觅渡,渡在何处?瞿秋白,这位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中国革命早期领袖,正是从这精神的渡口出发,以书生之身毅然投笔从戎。

“八七会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他临危受命,以一副柔弱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雷霆之声。

馆内瞻仰时,我们恰遇一批老专家同行。一位常州文旅局安排的优秀讲解员,深情讲述着每一段历史,满口亲切地叫着“秋白”。

照片中的瞿秋白,面容秀气而略带苍白。他并非非枪弄刀之人。在黄埔军校、上海大学讲台上,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众挤满礼堂甚至爬上窗台。短短几年,著译达五百万字。他与鲁迅的友谊,堪称典范;他与鲁迅、茅盾、郑振铎并肩而立,是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他深知自己的文化价值应在书斋实现。然而,目睹人民沉浮水火,眼见党面临危亡,他振臂一呼,跃向沉沉黑暗。

他曾自我警喻:人在情急时可操菜刀杀人,但杀人终非菜刀使命。瞿秋白,正是这样一位操起“菜刀”的文人,以柔弱之躯,上演了一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大戏。

被捕之初,敌人不明其身份。他自称医生,在狱中安然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不幸,一个听过他课的叛徒认出了他。面对当面对质,他只淡然一笑:“既然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之前那份供词,权当小说去谈罢。”

蒋介石得知,急令宋希濂处理。宋在黄埔时曾听瞿秋白授课,执学生礼,试图以师生情谊劝降,并派军医诊治。瞿秋白死志已决:“减轻痛苦尚可,治刑则大可不必。”当一个人彻悟生死大义,他便拥有了至坚与至静。蒋介石威逼利诱皆告失效,遂下令枪决。刑前,秋白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及红军歌曲,泰然步入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从容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无畏无惧,唯有视死如归的大从容。

最令人敬重的,是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写下了《多余的话》。常人看来,这确乎“多余”,已然从容赴死,留下光辉句点足矣。然而他不肯!他认为自己渺小,愧对党的领袖称号,执笔如执解剖刀,将灵魂细细剖析。他活着生命,摒弃虚名,坦诚自己是从绅士家庭、旧式文人走向革命,这是新与旧的搏斗,文学与政治的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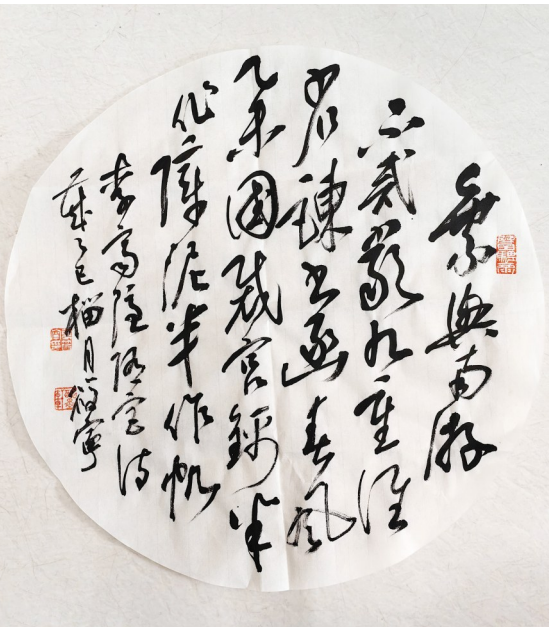
他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进发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十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仅剖析灵魂,更在《多余的话》中嘱后人解剖其尸体,以研究折磨他多年的肺病。这更是其伟大无私的明证。

2019年,我曾赴福建长汀,在他殉难处凭吊。那一刻他就是巍峨高山!他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形象,是共产国际领袖的崇高定格。连执行枪决的刑行者宋希濂,也不得不为之心立正,并忏悔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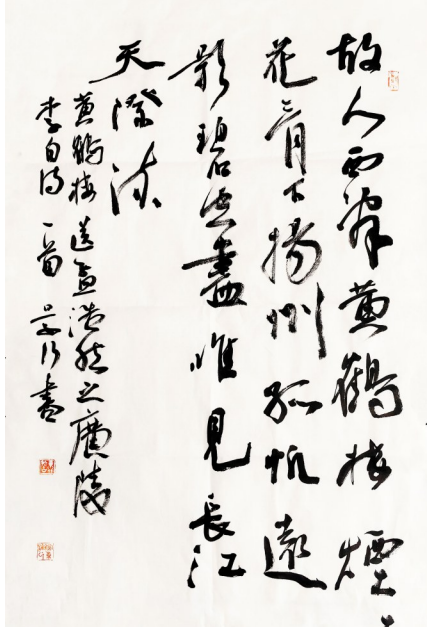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平凡的乡土文化人,怀揣数十年乡土情结,站在觅渡桥畔纪念馆前,我深感羞愧不安。瞿秋白,我党早期领袖,革命先驱,他的事迹让我深知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我们应传承发扬新文学事业,为繁荣新时代文学奉献终身。

今日,徜徉于改造后的瞿氏祠堂,徘徊于各个展厅,虽空间玲珑,心胸却顿觉开阔。想象当年门前小河,觅渡小舟来往穿梭。秋白正是从这里出发,心怀天下,“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向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今日觅渡桥畔,游人络绎不绝,敬仰者无数。这寻觅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竞争,自由的幸福,自由的搏击,更是对更广阔自由未来的无限憧憬。



李商隐诗《隋宫》 张筱宁 书



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谢继行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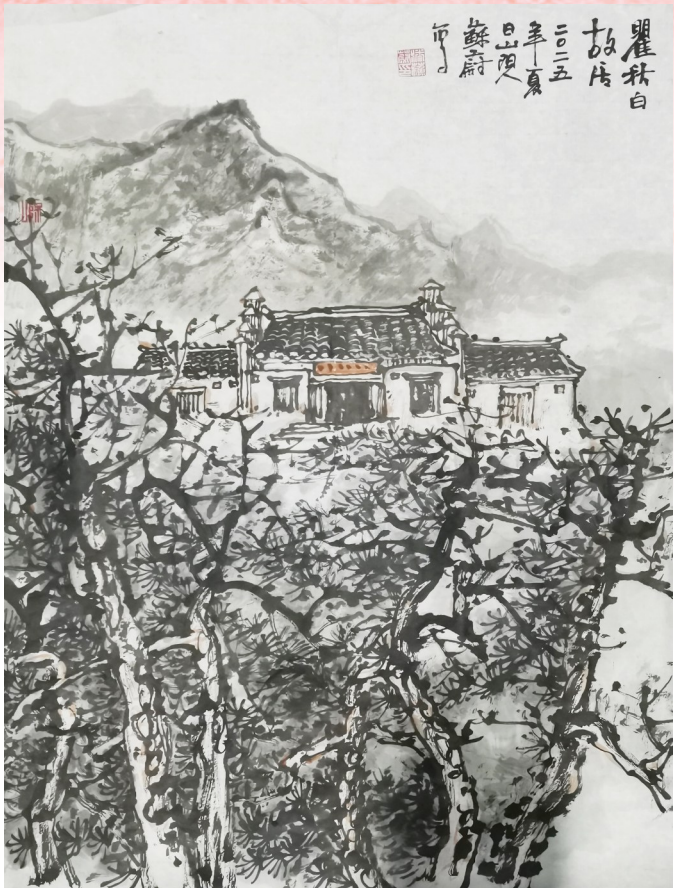


观者如潮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朱天羽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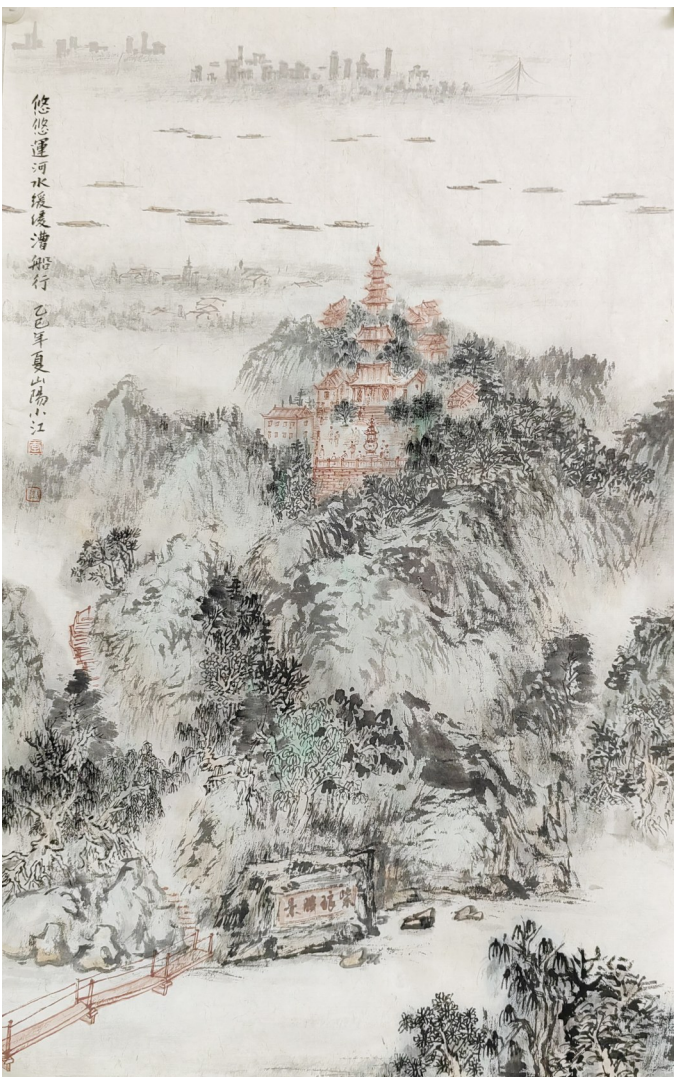


巴城老街 刘锦方 作

赓续红色血脉 感悟时代新貌



翟白故居 潘苏蔚 作



悠远运河水缓缓滑船行 李小江 作



堤边拾趣 杜永东 作

初夏时节的第一场雨将我唤醒,让我醒在下扬州的梦

中。准确地说是,我被雨脚踹醒的,雨的那头是我们淮安,雨的那头是扬州。我曾无数次下扬州,而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激动。因为有幸与我区30多名文艺家,赴扬州和苏南等地采风。采什么风?摄影家将会用镜头拍摄出独特视角的照片,美术家将会用画笔画出精美的江南风貌,书法家将会博采众长书写出飘逸的精品力作……而对于作协的人员来说,则要用手中的笔,记录点滴感受。

这次采风的第一站是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参观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淮安和扬州之间的里运河是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的祖辈下扬州常走的是水路,他们曾从淮安的西门或平桥码头上船,沿着里运河南下,真正是一梦到扬州。我们今天下扬州,有高铁、高速和国道,但无论哪一种方式出行,方向都是与里运河是平行的。我们这次下扬州,从宽敞的海棠大道上东沪高速,起点应该是古末口,就是古邗沟的末口。而我们的目的地,则是古邗沟的起点,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所在地。

上大巴后,我特地选择了右侧一个窗口坐下,这样不但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而且可以看到有运河印痕的地名,这些地名让我联想多多。比如淮安的南大门平桥镇,明代文学大师吴承恩曾多次从河下沿运河坐船到此,在此写下了“会向此中谋二顷,闲携藜杖听鸣榔”的诗句。乾隆皇帝下

早餐后闲来无事,拾起一只篮子,欲从树上摘下些杏子泡酒。还没走近杏树,一只燕子忽地飞了出去,吓我一跳。打小就喜欢燕子。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长上一双翅膀,燕子般在空中自由飞翔。曾有燕子在我家厨房门口筑窝,我开心得手舞足蹈!我顶喜欢站在燕窝下方,一边端详着窝里的那户“人家”,一边端着饭碗。有几次不知什么东西掉进我的饭碗里。我把饭倒掉重盛。那时候一碗饭多金贵啊!父亲命令我吃饭不准再离开桌子半步,并趁我不在家时把那燕窝给捣了。我因此气得一天没吃饭,学也不肯上。那天我画了几百只燕子,直到画腻了,画累了,画睡着了!

忽而起几天前随团去了常州参观瞿秋白纪念馆。平日里我酷爱游山玩水,却不喜参观故居或纪念馆,而他的纪念馆却是我极想向往的,因为他可是“江南第一燕”!

他诞生在没落的封建大家庭。12岁时因付不起房租,搬进了瞿氏祠堂。彼时他生活惨淡,正所谓“穷困与诗画相伴,绝望与清高同在”。对着祠堂内一块阴阴森森的水牌灵位,他曾拱手道:“列位祖宗,打扰了,我瞿秋白来贵处借一方宝地读书来了。”

“万愁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这首诗出自他写给王剑虹的情书。她仰慕他的儒雅渊博和传奇经历,他欣赏她的勤奋好学和追求独立。然而造化弄人,他们还未来得及好好享受爱巢新婚,半年后便阴阳相隔。

如果说他与王剑虹的爱情是儿女情长,那他与杨之

下扬州

赵长顺

江南时曾在此上岸,并留宿于此,成就了平桥豆腐这道菜名扬天下。

过了平桥就是宝应,我的老家在平桥,我十多岁时,就曾沿大运河堆堤骑自行车去宝应,长大后才知道,这座应运河而生的城市,还是由帝王钦定的名称。宝应与我们淮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宝应的前生叫安宜,是当时楚州下边的一个县。据传,在唐代“安史之乱”时期,楚州刺史崔铤听说安宜县有一位名叫真如的尼姑,获得八件宝物。便派员去勘查,真如捧出八宝。刺史即将宝物献给唐肃宗皇上,正好圆了他梦中得宝的梦想。代宗李豫继位后,将年号改为宝应元年,将安宜改为宝应县。

与宝应一河之隔的高邮,更是与里运河有着不解之缘。当年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药,经邗沟,转淮河,北至山东琅琊,经过这里时在此筑高台建邮亭,从此有了“秦邮”之名,汉代在这里置县,定名为“高邮”。

一路在观里,一路在沉思,不知不觉间,车子已下高速,拐进了大运河三湾公园,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犹如一艘巨船静泊在古运河畔,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进入博物馆,宛如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对于从小就住在运河边长大的我来说,在大运河博物馆,我看到的每一件陈列物都十分亲切和熟悉。那些用于开凿运河的工具,如铁锹、铁镐、锄头、独轮车、箩筐,以及石碾、石碾,这些实物,见证了第一代运河沿线人们的坚韧和智慧。清口枢纽、清江大闸、板闸、通海五坝、通江十坝、邵伯古闸,那些浓缩的水利设施,还有运河古代的漕运工具、船舶部件、生活用品,不仅见证了当年的运河繁华,也为后人治水、航运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在“运河上的舟楫”展厅,我坐在模拟船上,好像与鉴真、崔致远、马可·波罗、普哈丁、韩信、梁红玉、吴承恩等历史名人会了个面。在“运河天堑”沉浸式体验厅,我又仿佛置身于运河之上,领略了运河沿线城市现代的壮美风光。“大运河辉煌印象”则像是一台时光机,生动地还原了不同时期运河沿岸城市的市井生活。漫步其中,我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繁华的古代运河城市之中。

从淮安到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我感觉是下了一次全景扬州,更加读懂了淮安、扬州这两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淮扬两地同饮一河水,语言相近,剧种相似,菜系一致,习性相同。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虽然在扬州,但淮安也占重要一席之地。它不仅是一座文化的宝库,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华的爱情便是志同道合。电影《秋之白华》完美演绎了他们极富传奇的爱情故事。一个心中燃烧着改变世界的炽理想想的读书人,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牢笼的坚韧女子,他们从相知相恋到终成眷属,再到生死阔别,两颗灵魂在黑暗中相互照亮。

祠堂内,“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屏风前,树立着他古铜色的石膏像。他的身姿如此矫健,神采如此飞扬,书生味如此浓郁。

他爱吹箫,窗棂边还挂着一支铜箫,好想听听他的箫声!他不会因着那箫声曾有燕子飞来过他的窗口?那箫声定是多少个夜晚扰乱过若千颗心。那箫声里流动的是爱意,是思念,是忧愁,是不甘,是奋进,是希望!那箫声时而绵长久远,似在唤醒沉睡的记忆;时而低沉沉闷,似在诉说着对逝去的思念;时而凄婉忧伤,似在诉说人世间的疾苦;时而悠扬激昂,似在诉说着满腔的壮志……

他是中国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的第一人,翻译成就最大,翻译水平最高。他每夜可译一万字不加班修改,同时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文艺论著,代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之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的最高成就……

我宛若一只北方飞来的燕子,盘旋在“江南第一燕”的“燕窝”上方,寻觅着他的足迹,欣赏着他的成就,追随着他的思想!

我是江南第一燕

贾玉琴

和街头演说,并成为学生运动的“谋士”和领导者之一,后被当局逮捕。关押三天释放回家后,引发肺病吐血,他却豪迈地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

他还有远大理想,并敢于为此上刀山下火海。他遭叛徒出卖后,被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竭力劝降。他非但没有归降,还在关押期间写下具有独特价值的自白书——《多余的话》。劝降梦想破灭后,蒋介石密令“就地枪决”。

他于1899年在常州出生,1935年在福建为革命献身,他只生活和奋斗了36个年头。从一篇文苑书生长成为中共领袖和文化伟人,留下了500多万字的著作。他的人生辉煌,巍峨巨大,同时又饱受磨难、曲折悲壮。他毕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为大众辟一条光明的路”,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光明、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他是中国系统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的第一人,翻译成就最大,翻译水平最高。他每夜可译一万字不加班修改,同时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文艺论著,代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之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建设的最高成就……

我宛若一只北方飞来的燕子,盘旋在“江南第一燕”的“燕窝”上方,寻觅着他的足迹,欣赏着他的成就,追随着他的思想!

车轮飞快地转动着,向着家乡的方向驶去。无须回头,我知道,太湖早已落在我视线无法企及的地方,二泉映月的琴音也被繁华都市的喧嚣的人潮淹没。然而,那万顷碧波,却在我的心湖漾起一层又一层涟漪……

初识无锡,来自二十年前一日的游历掠影。灵山寺钟声杳杳,我忙于为同伴拍照,与山顶僧人擦肩而过。路遇太湖,在车上匆匆一瞥她的朦胧身影,便随她遁去。仿造的三国城,水游城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身体体验,终不如真实的美丽传说,以及那首《太湖美》的悠扬涟漪:“水上有白帆啊,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一座城,若无情感的牵绊,它只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我们不过是陌生的过客。

再访无锡,是因曾奋笔耕耘的《东林书院》论坛的故人。那日,恰巧我路过,恰巧你们在。在桂香缭绕中,我们或驻足细观,或凝神远眺,身心沉浸其中,方不负红尘尘缘。

夜幕下的太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恰如我们的思绪,在月色里荡漾。看远方隐约,听秋虫啾啾,还听,我们曾经的故事。风华正茂时,我们在坛指点文字,挥洒对文学的热爱,并合集出版了《风行东林》文集上下册。在湖光山色里,我一遍遍地读你,读你在惠山老树,读你在锡山塔下,读你在芙蓉湖畔……每翻下一页,便添一份了解,更增一份爱意。于我,太湖就是一本充满了诱惑,却怎么也读不完的书。

一些重述总在意料之外。时隔多年,当听说因纪念馆闭馆,行程更改至无锡时,我平静的湖心骤起波澜,那湖,那人,虽久未提起,却从未忘却。

此行虽已错过春日盛景,游人不是很多,我们的步履反从从容。行至一处花海,正沉醉于蜂蝶嬉戏的画面里,身后忽起喧哗。回身,原来是同行的金老步履蹒跚——鞋跟一处脱落,羁绊了前行的脚步。在大家的集思广益下,寻来透明胶布,将脱胶部分小心缠绕,顿时,让老人得以继续丈量这故地的温暖。金老一生心血倾注于南国民歌的发掘、研究和推广,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纵然腿脚不便,行却从未曾落下一步。小小的插曲惊醒了同行者,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追随那略显蹒跚却又坚毅的背影,无声的关照在步履间流转。

伫立太湖边,凭栏远眺,四野苍茫,远山含黛,水天相接处帆影点点,鸥鹭的翅膀划破长空,留下惊鸿一瞥的弧线,旋即隐入无边的苍苍。我与苏苏几个人结伴而行,每每贪念眼前美景而稍落后,总见苏苏频频回首,目光在流动的人影里焦急地搜寻,或是一个电话急切地响起,或是在前方静静等候。那一刻,心头涌上的暖意,映照着曾经旅途的孤寂。

向无锡的朋友们发去定位,屏屏那端,一张张笑脸绽放邀约。然而,咫尺天涯。机缘巧合,我再次来到你们的城市。吹着你们吹过的风,踏着你们走过的路,心早已飞向你们,身却困于集体的行程。相聚的渴望,凝成了遥不可及的星光。只能隔着屏屏道一声珍重,将遗憾深埋心底,留下一下一次重逢的期盼。

一座城,不只是砖石堆砌的一座城,因为你们,它也成了我爱的城。

夜游惠山古镇,是计划外的行程。晚餐后,不愿辜负时光的我们几人相约,打车去看夜色中的古镇。穿过“人杰地灵”的巍峨牌坊,眼前是灯火织就的星河。大红灯笼沿河蜿蜒竟放,倒映在氤氲的水面,碎成无数跳动的星辰。河水低吟,轻抚石岸,细诉着千年沧桑。漫步古街,脚步踏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宛如家乡河下古镇的板桥,早已被打磨得温润如玉,每一步都仿佛叩响历史的回音。橱窗里,丝绣、苏绣、紫砂壶,每一件都承载着江南的精致与韵味。垂柳依依,晚风送来隐约的丝竹。河面上,一艘乌篷船缓缓划过,船头一位身着清朝服饰的男子,演绎着隆下江南的故事,岸边绣女长袖翩跹。夜色中的古镇,仿若时光隧道,将我们带回那个烟雨朦胧的旧江南。

有人说,这是标本呀,就是真的动物做出来的。忽然就生了怜悯之心,难怪蝴蝶的翅膀好像在扇动,难怪鸟的眼睛直视着我,原来,它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被定了格。

是有些残忍的,就像那两个男人开凿运河的君王。有人说,开凿一条运河,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他们是残暴的君王。可是,运河的开凿,推动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展馆还没有看完,与伙伴们约定的时间已到,只得匆匆告别。我从末口来,探寻古老运河的源头,而滔滔运河水,依然在流淌,从亘古,向未来。

太湖春思

管广静

我想起儿时,在桂花香缭绕中,我们或驻足细观,或凝神远眺,身心沉浸其中,方不负红尘尘缘。

夜幕下的太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恰如我们的思绪,在月色里荡漾。看远方隐约,听秋虫啾啾,还听,我们曾经的故事。风华正茂时,我们在坛指点文字,挥洒对文学的热爱,并合集出版了《风行东林》文集上下册。在湖光山色里,我一遍遍地读你,读你在惠山老树,读你在锡山塔下,读你在芙蓉湖畔……每翻下一页,便添一份了解,更增一份爱意。于我,太湖就是一本充满了诱惑,却怎么也读不完的书。

一些重述总在意料之外。时隔多年,当听说因纪念馆闭馆,行程更改至无锡时,我平静的湖心骤起波澜,那湖,那人,虽久未提起,却从未忘却。

此行虽已错过春日盛景,游人不是很多,我们的步履反从从容。行至一处花海,正沉醉于蜂蝶嬉戏的画面里,身后忽起喧哗。回身,原来是同行的金老步履蹒跚——鞋跟一处脱落,羁绊了前行的脚步。在大家的集思广益下,寻来透明胶布,将脱胶部分小心缠绕,顿时,让老人得以继续丈量这故地的温暖。金老一生心血倾注于南国民歌的发掘、研究和推广,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纵然腿脚不便,行却从未曾落下一步。小小的插曲惊醒了同行者,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追随那略显蹒跚却又坚毅的背影,无声的关照在步履间流转。

伫立太湖边,凭栏远眺,四野苍茫,远山含黛,水天相接处帆影点点,鸥鹭的翅膀划破长空,留下惊鸿一瞥的弧线,旋即隐入无边的苍苍。我与苏苏几个人结伴而行,每每贪念眼前美景而稍落后,总见苏苏频频回首,目光在流动的人影里焦急地搜寻,或是一个电话急切地响起,或是在前方静静等候。那一刻,心头涌上的暖意,映照着曾经旅途的孤寂。

向无锡的朋友们发去定位,屏屏那端,一张张笑脸绽放邀约。然而,咫尺天涯。机缘巧合,我再次来到你们的城市。吹着你们吹过的风,踏着你们走过的路,心早已飞向你们,身却困于集体的行程。相聚的渴望,凝成了遥不可及的星光。只能隔着屏屏道一声珍重,将遗憾深埋心底,留下一下一次重逢的期盼。

一座城,不只是砖石堆砌的一座城,因为你们,它也成了我爱的城。

夜游惠山古镇,是计划外的行程。晚餐后,不愿辜负时光的我们几人相约,打车去看夜色中的古镇。穿过“人杰地灵”的巍峨牌坊,眼前是灯火织就的星河。大红灯笼沿河蜿蜒竟放,倒映在氤氲的水面,碎成无数跳动的星辰。河水低吟,轻抚石岸,细诉着千年沧桑。漫步古街,脚步踏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宛如家乡河下古镇的板桥,早已被打磨得温润如玉,每一步都仿佛叩响历史的回音。橱窗里,丝绣、苏绣、紫砂壶,每一件都承载着江南的精致与韵味。垂柳依依,晚风送来隐约的丝竹。河面上,一艘乌篷船缓缓划过,船头一位身着清朝服饰的男子,演绎着隆下江南的故事,岸边绣女长袖翩跹。夜色中的古镇,仿若时光隧道,将我们带回那个烟雨朦胧的旧江南。

有人说,这是标本呀,就是真的动物做出来的。忽然就生了怜悯之心,难怪蝴蝶的翅膀好像在扇动,难怪鸟的眼睛直视着我,原来,它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被定了格。

是有些残忍的,就像那两个男人开凿运河的君王。有人说,开凿一条运河,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他们是残暴的君王。可是,运河的开凿,推动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展馆还没有看完,与伙伴们约定的时间已到,只得匆匆告别。我从末口来,探寻古老运河的源头,而滔滔运河水,依然在流淌,从亘古,向未来。

我想起儿时,在桂花香缭绕中,我们或驻足细观,或凝神远眺,身心沉浸其中,方不负红尘尘缘。

夜幕下的太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恰如我们的思绪,在月色里荡漾。看远方隐约,听秋虫啾啾,还听,我们曾经的故事。风华正茂时,我们在坛指点文字,挥洒对文学的热爱,并合集出版了《风行东林》文集上下册。在湖光山色里,我一遍遍地读你,读你在惠山老树,读你在锡山塔下,读你在芙蓉湖畔……每翻下一页,便添一份了解,更增一份爱意。于我,太湖就是一本充满了诱惑,却怎么也读不完的书。

一些重述总在意料之外。时隔多年,当听说因纪念馆闭馆,行程更改至无锡时,我平静的湖心骤起波澜,那湖,那人,虽久未提起,却从未忘却。

此行虽已错过春日盛景,游人不是很多,我们的步履反从从容。行至一处花海,正沉醉于蜂蝶嬉戏的画面里,身后忽起喧哗。回身,原来是同行的金老步履蹒跚——鞋跟一处脱落,羁绊了前行的脚步。在大家的集思广益下,寻来透明胶布,将脱胶部分小心缠绕,顿时,让老人得以继续丈量这故地的温暖。金老一生心血倾注于南国民歌的发掘、研究和推广,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纵然腿脚不便,行却从未曾落下一步。小小的插曲惊醒了同行者,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追随那略显蹒跚却又坚毅的背影,无声的关照在步履间流转。

伫立太湖边,凭栏远眺,四野苍茫,远山含黛,水天相接处帆影点点,鸥鹭的翅膀划破长空,留下惊鸿一瞥的弧线,旋即隐入无边的苍苍。我与苏苏几个人结伴而行,每每贪念眼前美景而稍落后,总见苏苏频频回首,目光在流动的人影里焦急地搜寻,或是一个电话急切地响起,或是在前方静静等候。那一刻,心头涌上的暖意,映照着曾经旅途的孤寂。

向无锡的朋友们发去定位,屏屏那端,一张张笑脸绽放邀约。然而,咫尺天涯。机缘巧合,我再次来到你们的城市。吹着你们吹过的风,踏着你们走过的路,心早已飞向你们,身却困于集体的行程。相聚的渴望,凝成了遥不可及的星光。只能隔着屏屏道一声珍重,将遗憾深埋心底,留下一下一次重逢的期盼。

一座城,不只是砖石堆砌的一座城,因为你们,它也成了我爱的城。

夜游惠山古镇,是计划外的行程。晚餐后,不愿辜负时光的我们几人相约,打车去看夜色中的古镇。穿过“人杰地灵”的巍峨牌坊,眼前是灯火织就的星河。大红灯笼沿河蜿蜒竟放,倒映在氤氲的水面,碎成无数跳动的星辰。河水低吟,轻抚石岸,细诉着千年沧桑。漫步古街,脚步踏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宛如家乡河下古镇的板桥,早已被打磨得温润如玉,每一步都仿佛叩响历史的回音。橱窗里,丝绣、苏绣、紫砂壶,每一件都承载着江南的精致与韵味。垂柳依依,晚风送来隐约的丝竹。河面上,一艘乌篷船缓缓划过,船头一位身着清朝服饰的男子,演绎着隆下江南的故事,岸边绣女长袖翩跹。夜色中的古镇,仿若时光隧道,将我们带回那个烟雨朦胧的旧江南。

有人说,这是标本呀,就是真的动物做出来的。忽然就生了怜悯之心,难怪蝴蝶的翅膀好像在扇动,难怪鸟的眼睛直视着我,原来,它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被定了格。

是有些残忍的,就像那两个男人开凿运河的君王。有人说,开凿一条运河,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他们是残暴的君王。可是,运河的开凿,推动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展馆还没有看完,与伙伴们约定的时间已到,只得匆匆告别。我从末口来,探寻古老运河的源头,而滔滔运河水,依然在流淌,从亘古,向未来。